

走基层的“走”

□甘建华

在城区媒体工作时,有许多年,每当上面有人来区里调研、视察,有关部门便通知我去拍照片。说心里话,这活儿棘手得很。首先,为了不给领导同志的工作和安全保卫带来影响,我们这些地方上的拍摄者,工作常常会受到有关方面的干扰和限制。怎么办呢? 任务在身,只能与领导的随从或负责安保的同志发生些小摩擦。此外,这种拍摄有点“重复”的感觉,不管是来自市里还是京城的同志,他们走访的单位,被安排的路线,往往相同。有的社区机构或居民区,我竟然前前后后去过十来次! 为此,心里暗暗嘀咕: 怎么老是让人走一样的地方, 看一样的东西? 不过, 想归想, 这对我这个拍摄者来说, 在实战中倒也有个好处, 叫做熟能生巧。因为对这些抛头露面的单位已经了如指掌, 在与互不相让的同行们争抢镜头

时, 预见性的跑位, 准确的卡位, 可以抵消掉一些行动所受的干扰限制, 确保在宝贵的瞬间, 把所需的画面抢下来。

当这种带点挑战性的工作, 变成了渐行渐远的记忆, 至今回味起来, 对不少自己认可过、交差过, 甚至自鸣得意过的光影作品, 却难以恭维甚至感觉羞愧。镜头中, 那些吸引了一茬又一茬领导、专家, 炙手可热或者曾经炙手可热的典型, 那些经常在媒体上露面的熟悉场景和面孔, 令人感到, 我们所处的世界, 有时候竟然是那么狭小!

于是想到, 世界丰富多彩, 情况千差万别, 在因地制宜的工作中, 许多地方都有好的实践与探索, 而有关方面的视察、调研或走访, 如果老是被牵着鼻子, 走来走去走不出有限的点和线, 那些愿意下基层、下社区走走, 渴望看到更多鲜活的内容,

倾听各种不同声音和真话的同志, 他们的愿望能够实现吗? 他们能够心安理得地“不虚此行” 吗?

这些问题, 不便武断作答, 但鄙人觉得至少可以存个疑! 固然, 凡榜上有名、抛头露面的典型, 大多有过辉煌的经历、成功的故事, 产生过共性意义上的某些经验, 但这些成功与经验, 通过发达的媒体、文化载体和行政性的传阅传达, 已近乎家喻户晓, 路人皆知, 作为领导者, 知晓度理当更高。人的时间是宝贵的, 精力是有限的, 因此, 难道不应该让走基层的“版图” 变得更加丰富、实在些吗? 况且, 成功未必都能复制, 经验难以到处适用, “兼听则明”, “广种‘博’收”, 更多地“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 应是走基层、下社区的主要意义所在吧!

在互联网上读到一则新闻, 说

的是某月某日, 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专门抽出一天时间, 没有省直部门领导陪同, 没有给市州和区县领导打招呼, 没有当地车辆带路, 没有新闻记者随同, 只带了三名身边工作人员, 随机选取了走访路线, 通过手机导航的引导, 先后来到龙里县和贵定县的两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调研。文中还提到, 此前, 该领导也只带了一名工作人员, 对某地的环境和水质改善情况进行了暗访。这些工作, 本是领导的职责所在, 之所以成了新闻, 首先因为这位省委书记工作务实, 作风扎实, 打破了领导和机关工作沿袭的某些旧套路, 朝着走基层的初心自觉回归。再一个原因大家都懂: 讲求实效的工作作风, 迫切需要大力的呼唤和弘扬啊!

这走基层的一个“走”字, 笔画不算多, 走法上也应该尽可能简

化才好。省去繁文缛节, 减少事先安排, 容易走出实效, 轻装上阵降低了成本, 还能避免劳民扰民, 大大减轻基层的压力! 想起了一个小情节。有天, 某菜场接到通知说, 区里某领导一早要来视察。

这家知名菜场和所在的街道照例闻风而动, 组织力量把菜场里外连同马路、人行道打扫得一千二净。谁知, 这天早上领导临时有事, 改到下午来了。也就是说, 菜场和街道方面为了迎接领导视察, 一大早劳师动众、辛辛苦苦的突击行动白费劲了, 而且, 由于下午还得应付领导, 中午大家必须抓紧时间, 把已经弄脏了的环境重新打扫一遍! 有位性直的基层干部, 牙根痒痒地, 憋不住冒出了一句“国骂”! 那位挨骂的领导, 其实也很冤, 时间表的改动, 并非他的故意。那么, 症结究竟在哪儿呢?

弹老三

□彭瑞高

上海地方小、开销大, 要安顿下来并有所发展, 实在不容易。所以上海人欣赏“活络头”, 看不起“死板板”的“老实头”。而做个“活络头”, 日常就要鉴貌辨色, 碰着什么人说什么话, 渐次造就了上海话的丰富、多变与婉转。这一点, 在有关“生、老、病、死”的话题上, 可以看得很清楚。

如女子怀孕。这是一件敏感的事, 许多上海人会避免直说。婉转地说起来就是: 她“有了”、“有喜了”、“要做姆妈了”; 怀孕的月份一多, 就说她“身体重了”、“不方便了”。孕妇上公交车, 售票员就会说: “这位女乘客身体不方便, 大家让只位子。”只有少数上了年纪的售票员, 人头熟, 性格爽朗的, 会大大咧咧地招呼: “来, 上来一位大肚皮, 啥人照顾一下。”这时众人就会暗暗一笑, 彼此却都是善意的。

对老人的称呼, 婉转的也多了。“这位老伯伯(老妈妈)上来了, 大家让一让。”如同称呼家里的老人, 令人温暖。“大岁数”、“老长辈”“老爷叔”等, 也都是讲点礼貌的婉指。

生病不吉利, 上海人说起来也很注意婉转。请听这段对话

“出啥情况了?”
“肚皮里生了一只物事。”
“那勿要紧, 拿脱就好。”
寥寥几句, 把“患了难治的疾病”“疑是肿瘤”“手术切除”等“戳心境”的词, 都一一避开了。

“死”是大忌, 上海话说起来婉转余地更大。如生命垂危, 会说是: “人不灵了。”“不来山了。”“气接不上了。”不幸作古, 会说是: “走了。”“跑脱了。”“没(歿)了。”上海人当面直接说“死脱”的, 为数很少。

对“死”的另一些指代, 听上去更有上海话特点, 如: “两脚一挺”、“两眼一翻(闭)”, 甚至还有“翘辫子”、“弹老三”、“翘老三”, 等。

这些市井俗词, 在严肃的语境下, 一般不大用, 这个道理大家都懂的。只有在特定的语境下, 这类俚语才会起到轻松发噱的作用。如在熟人间自嘲, 有人就会说: “我怕什么? 最多翘老三!”

面对“死”这样一个庄重的课题, 上海话有如此之多戏谑之词, 使人对上海市民的乐观性格, 不免又多一层思考。



乐乐一家

□龚雪花

乐乐一家都是狗, 全是女儿家。乐乐是姥姥, 她有两个女儿, 一个是小黑, 一个是淘宝; 去年夏天, 淘宝又给她添了个小外甥女, 叫小不点。

记得乐乐第一次到公园时, 大约是在四五年前, 被谢芳抱过来求收养, 小小的一只, 团一团就是一个球了, 可以完全捧在手掌心里, 背上毛色乌黑发亮, 如同一层柔软的绸缎, 又光滑, 又服贴, 脸蛋是时尚的黄白色, 小长脸有点像哈士奇, 吊销眼媚眼如丝, 整个是又萌又魅, 一下子就挠人心了。谢芳说, 她像吉娃娃一样, 永远都长不大的, 会一直都

这么可爱。

然而, 它却以肉眼看得见的速度迅速地拉高拉长了……不过好在脸蛋和毛色没有大的改变, 身材也很匀称, 而且, 一直保持得非常好。它大部分时间都是很安静的, 走起路来也是不紧不慢, 一副大家闺秀的样子, 经常安静地坐在刘老师的办公桌前, 或在外面找一块干净舒适的小草坪, 缓缓伸直前腿, 然后头微抬, 优雅地半趴着。但就这样一位大小姐, 竟也是嫉恶如仇的! 园内的养殖工人赵师傅, 因为伤害了其它小狗被乐乐看到了, 原来对人热情友善的它, 对赵师傅是见一次

吠一次, 每次不追出一百米誓不罢休, 弄得赵师傅是尴尬不已, 恨不能躲着走。

现在的乐乐虽然是姥姥了, 却没什么当长辈的自觉, 比较溺爱小黑。因为淘宝从小被送出去了, 对乐乐来说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 虽说还生活在同一个园内, 却也已成了别人家的狗了。所以乐乐自打有小孩以来呀, 就独宠小黑。

把小黑宠得那叫一个任性。小黑生性胆小, 却爱惹事, 外表甚是粗犷, 一身的摇滚范儿! 长得结实粗壮, 披着一身飘逸的黑色毛发, 头顶和尾巴的毛尤其长, 奔跑起来, 整一

个风一样的女子! 但, 你千万别被它的外表骗了, 它那一身的肉纯粹是用来惹是生非和欺负小不点的; 真遇到强手, 跑的比谁都快。它可是从小在妈妈的关怀下长大的, 不知何谓世道艰难, 见人就上去吠两声, 见到猫猫狗狗当然要去撩拨挑衅一下的, 这下可就苦了小不点了, 从小就生活在它小姨的魔爪之下。

当小不点尖叫着满园子逃命时, 淘宝偶尔也会散发点母爱来解救她。但淘宝是个十足的吃货, 它的母爱, 也只有在把小不点所有的肉和骨头都抢光之后, 因着愧疚而灵光乍现的一点, 维持不了一分

钟。所以, 小不点委实是一个妈妈不疼, 姥姥不爱的小可怜; 好在性格阳光, 不计较, 转身又摇着尾巴凑上去了, 虽然好吃的每每都要被妈妈抢走, 但也长成了一只小胖妞, 原来一身纯黄色的毛皮被生生撑开了, 上面夹杂生长着无数小黑毛。看着小不点圆滚滚的小身子, 不禁感叹, 基因真的会突变的!

近来, 可怜的小不点彻底失宠, 被遣送回老家了。因为它亲爱的老妈——淘宝又怀孕了! 虽然主人家千防万防, 可到底还是没防住。这可爱的一家四口, 在不久的将来, 要更热闹了。



马陆塘畔

紫藤

李明/摄

上海的云

□孙思

天气晴朗的日子
上海的云在天空
懒懒地舒展着, 它的样子
是不着边际的, 不在人间的

起风的日子, 云的形状开始
变化
一会儿像绵羊, 一会儿
像马, 被风追得满地跑
这个时候的云, 像蘸了水的
药棉, 会把人心里的污垢
擦拭得干干净净

偶尔, 在春天里
云飘过郊区农田的上空时
会发现, 玉米们的怀里
抱着刚出来的穗子, 在
风里晃荡, 几只麻雀
刚熬过一冬的疲惫
立在枝头的树桠上
吱吱喳喳地交谈着

经过城市时, 云会看到
无数人像荒草从地下
冒出, 又像鸽子从天外
飞来, 在星期天的早晨
或某个十斋日, 黑压压一片
汇聚在寺庙里, 虔诚地
跪在菩萨旁

云在高处知道
站着的菩萨站一生
而这些信徒, 是泥胎做的
只能跪着

而离寺庙不远的林子里
有人在吊嗓子, 偶尔
冒出两句唱, 荒腔走板的
比鸟差远了, 让云听了起急